

倦寻芳

JUAN
XUN
FANG

寂月皎皎



下

白了头，焦了心，永无尽头，永无归途。



倦寻芳

JUAN
XUN
FANG

下

寂月皎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目录

CONTENTS

下册

001	【第二十七章】	角声哀，休问定何如
013	【第二十八章】	清梦断，一夕成憔悴
024	【第二十九章】	话当年，啼鹃碧血痕
035	【第三十章】	帝王情，莫枕道遥夜
047	【第三十一章】	相见了，犹道不如初
058	【第三十二章】	孤影淡，芳心向春尽
070	【第三十三章】	凤凰谋，金戈青冢路
081	【第三十四章】	春去也，辜负海棠情
093	【第三十五章】	歌筵散，且就醉中眠
103	【第三十六章】	流年度，银剪送轻鸢
115	【第三十七章】	韶华误，谁怜芳菲老
126	【第三十八章】	懒画眉，东风余几许
137	【第三十九章】	憔悴客，金瓯缺难圆
149	【第四十章】	金甲凛，素影弄银戈
160	【第四十一章】	霜华冷，不堪诉相思



CONTENTS

倦寻芳

171	【第四十二章】	觅旧游，闲情抛却久
182	【第四十三章】	缤纷雪，三年蝶梦误
195	【第四十四章】	兴亡替，萋萋惊时月
219	【第四十五章】	罗帐低，为谁歌长恨
231	【第四十六章】	春色融，红烛杨花梦
242	【第四十七章】	月影寒，西风吹罗幕
253	【第四十八章】	夜无眠，幽馆锁秋心
264	【第四十九章】	雁高飞，一帘风月闲
276	【第五十章】	倦寻芳，鸳盟早成空
288	【第五十一章】	心天涯，何枝可依栖
299	【第五十二章】	斜阳暮，鸦声无限起
311	【第五十三章】	连环策，南柯繁华断
322	【第五十四章】	折兰芝，江天雪茫茫
335	【拓跋珣番外】	幽泉没，疏影之归路

角声裊，
休问定何如

此处驿馆离宁都尚有一段路程，看不出南齐即将易主时的风雨飘摇。

萧宝溶写了好几封信，叫人乔装了秘密送给几处拥有兵马的士族将领，又休息了半日，至午后，方启程继续前往宁都。

正准备登车时，韦开遣人来报，说拓跋珽坚持要见惠王萧宝溶。

曾经和我有过那么深的纠缠，如果说他要见我，倒还说得过去，可他与惠王……他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吧？

本已起身的萧宝溶又坐回椅上，沉声道：“传！”

我坐在他的身侧，不安地将快凉了的茶水捧在手心时，萧宝溶微一皱眉，伸手将他自己的茶盏递过来，“喝我的吧！还热着。”

我刚和萧宝溶互换茶盏，便闻鏖鏖声响，拓跋珽被两名侍卫押着走到了厅里，目光冷冷地看着我们，居然泛着一丝怒意。

萧宝溶也没指望这人会向他行礼，素袖轻拂，优雅矜持地将手搭于案上，淡淡道：“殿下找我？”

拓跋珽走到近前，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们打算去宁都？”

“有何见教？”萧宝溶完全无视他的愤懑，懒散地反问。

拓跋珽眼底的那抹墨蓝极其明亮，灼灼如火焰跳动，“你明知萧彦对阿墨志在必得，还带她回宁都？难不成，你真想将她嫁给那个老头？”

看来他虽被软禁，还是从侍卫口中听到了些风声，竟特地为这事赶来。他沦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又曾和我几度争吵，居然关心着我未来何去何从？

萧宝溶轻轻一笑，云淡风轻，“与你何干？”

很简洁的四个字已将拓跋珽憋到满脸通红，他转头望向我，语气柔和了不少，“阿墨，你打算听你这个好兄长的安排？”

我同样憋屈得紧，可萧宝溶正满心烦恼，我怎肯让他再添忧心？瞥了一眼萧宝溶，我冲拓跋珽冷淡地说道：“难道你有更好的主意？”

拓跋珽不自在地低头咳了一声，说道：“你们在江北不是还有兵马吗？完全可以联合大魏，再召集江南兵马，一起对付萧彦。皇兄虽不喜大齐，但我们拓跋氏和萧彦更是仇深似海，一定愿意帮忙。”

我点头道：“对！我们前门赶狼，后门引虎，和萧彦拼个你死我活时，拓跋珽领着大军已将宁都踏在脚下。拓跋珽，你把我们当傻子啊？”

拓跋珽脸上又是一红，却咬牙继续道：“你若温顺些，好言向皇兄求情，我再在一旁帮着，皇兄未必会拿你大齐怎样。”

他又让我对拓跋珽温顺些？

我气得面红耳赤，眼睛都快冒出火来，怒道：“你不要我嫁给萧彦，就是为了让回到你的好皇兄身边去？”

“没有！”拓跋珽高声否认，不知是着急还是羞恼，同样连耳朵根都红了起来，“若不是实在没法子，也不用走到这一步。便是真的回到我皇兄身边去，也比嫁给萧彦那个糟老头子强吧？”

我恨恨道：“拓跋珽比萧彦好吗？我怎么没看出来？萧彦年纪大些又怎样？至少他不会杀我，不会折辱我，不必让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对着一张喜怒无常的脸！叫我选，我宁可选择萧彦，也不选择你们这对混账兄弟！”

“你……你怎会这么不识好歹？”拓跋珽指向萧宝溶，在粗大的镣铐间颤着发白的手指，“就是因为他吗？他让你嫁给那老头，你就心甘情愿地嫁那老头？你可曾想过，他这是明知大势已去，打算用你来换他下半辈子的平安富贵！”

我大怒，正要跳起身来骂他时，手臂被用力一按，仍被压在椅子上。

我抬起眼，见萧宝溶握着我的手，淡淡地吩咐：“来人，掌嘴！”

我正震惊时，他低声向我叹道：“阿墨，第一次有人这样当面挑拨我们的关系。”

他的性情温文，极具涵养，平常处理政事、家事，大多平心静气地吩咐一声，交给下属官员或管家办理，从未这般当面令人责罚过。

我忽然想起了拓跋珽也曾警告过我，不许说拓跋珽的半句不是，如果他听得半句污蔑，即刻斩了我。萧宝溶和拓跋珽这般南辕北辙的性子，对弟妹的重

视倒是相若。

拓跋珣有魏帝宠护，长这么大当然也没受过这样的屈辱，眼见侍卫上前，他立即挣扎着闪避，怎奈镣铐束缚得极紧，很难躲闪半分。身后两名侍卫见他挣扎，扳住他的肩，一脚猛踹在他的腿上，硬生生逼迫他跪倒，按压得紧了，前面侍卫已甩手打向了他的脸庞。

武者的力气比内侍大了许多，只听啪啪声响，不过三五下，他那白皙的面庞上已多了几道纵横的红痕，眼看便要肿成一片。他没有惨叫，甚至没有哼一声，只是狠狠地闭着眼，身子已抑制不住激愤，整个颤抖起来。

我虽是恼怒，满心只想把这个不识趣的混蛋痛打一顿，甚至砍上几刀，可看见他真被打了，顿时脑中一片混乱，见他受了四五下，便再也忍耐不住，高叫道：“住手！”

侍卫忙住了手，站在那里等萧宝溶发话。

萧宝溶的眉很轻地一挑，笑得无奈，“气消了？”

我扭头望向拓跋珣，他也正向我凝眸而视，墨蓝的深眸中已是雾气氤氲，水光一片，看不见眼底的情绪，只有眼圈很红，也不晓得是因为伤心还是因为疼痛。但我心里的确被人拧绞般疼痛了起来，眼前热乎乎的一团，伸手一摸，竟是湿润的泪水。

“我没什么可气的，他也不配。”我用力吞咽着喉中的气团，对萧宝溶道：“我不想看见他，把他押车上去吧！”

萧宝溶没回答我的话，却走到了拓跋珣跟前，一丝冷笑也是出奇的凛冽，“如果按你们兄弟折磨人的程序，下面是不是该逼着你向阿墨叩头道谢？”

拓跋珣眼底的泪光渐渐退去，目光冷冷地盯向萧宝溶，凉薄地笑道：“你可以现在就下令杀了我。”

萧宝溶忽然一扬手，居然也是一耳光，响亮地抽在了拓跋珣的面上。

没等他愤怒地抬起头，萧宝溶已寒声道：“拓跋珣，你没看到阿墨哭了吗？我令人掌你嘴，不过三五下，她便已不忍心，而你当初到底是有着怎样的铁石心肠，才能眼看着她被人掌嘴上百下，还逼着她叩头向你道谢？从那时候起，你已经失去了任何对她的未来指手画脚的权利。即便武艺再高，你也根本算不上是个男人！”

他转身为我拭泪，冷淡道：“我很想趁着我有权力处置你时把你碎尸万段，不杀你的唯一理由，是不想让阿墨伤心。你根本配不上我的阿墨！”

拓跋珣眼底的仇恨和愤怒随着萧宝溶的话语逐渐失去了锐气，他默默地望着我，眼底一片寂然，看不出任何凄怆或悲哀。

我瞪着他，恨不得将他那张漂亮的脸庞剜出个洞来。

他低下头，再不说话，拖着镣铐，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掌嘴不过是场折辱，并没让他受伤，但他被逼着跪倒时，腿部应该被踹伤了。

说不出心中是怎样的酸涩苦辣，我在萧宝溶的搀扶下默默登车，倚在他身畔发呆，连许久没见的车外风光都懒得看了。

萧宝溶一直紧握着我的手，许久才柔声问我：“阿墨，怪不怪三皇兄？”

我揉着眼睛咕哝道：“我为什么要怪三皇兄？”

萧宝溶沉默片刻，道：“你并不舍得我向拓跋珣动手，也不喜欢我骂他。”

我强笑道：“我怎会不舍得他？这人心狠意狠，满心满意都只有他的江山，我也恨透了他，想要将他碎尸万段。”

萧宝溶微笑着刮我鼻子，“是吗？”

我红了脸，不由得郁闷，“只是见他委屈的模样，心里还是难过。我……我到底狠不下心吧？”

萧宝溶低叹：“何止狠不下心？你根本就是……”

我等着他说完时，他却止了声，微凉的指尖缓缓地游移在我的面颊上，眸光如琉璃般透明着。

“阿墨，日后……一定要找个比这人可靠的男子托付终身。”他最后这样说了一句，让我惶惑不解。

找个比拓跋珣更可靠的男子……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灰心地不去细想，我把脚蜷到椅垫上，枕了萧宝溶的腿躺着。

萧宝溶便垂着眸，宽宽的袖子流水般优雅拂动，随他抚我发髻的动作，轻轻拂过我的肌肤，丝质的温柔触感和杜衡的芳郁气息让我心旷神怡，渐渐耷拉下了眼皮。

有萧宝溶护在身畔的日子，真的很好、很好。不晓得入了宁都后会面临怎样的困境，我只愿这路能长些、再长些，将眼前的美梦拉得久些、更久些。

可惜是路都会有终点，是梦都有清醒时。

车身猛地一顿时，我已惊醒过来。

我抓着萧宝溶袖子坐起时，只听车外已有人恭敬地说道：“惠王爷，摄政

王遣末将护送王爷和文墨公主回京！”

萧宝溶微一蹙眉，又迅速舒展开来，待车前锦帘掀开，他已能温和答道：“哦！是百里将军啊，有劳了！”

我伸着脖子向外瞧去，只见车前一名高大魁伟、满脸虬髯的武将正行着礼。我依稀记得萧彦部下有个武将百里骏，力大无穷，擅使双锤，想来便是此人了。听得远近都是马蹄声，想来他带来的兵马不少，说是护送，无非是监视、看押我们。

前途未卜，甚至可能是灾劫重重，难得萧宝溶还能如此面不改色、平心静气地应对着。

百里骏行礼告退时，萧宝溶忽然微笑道：“临海公什么时候被封为摄政王了？”

百里骏脸色僵了僵，笑道：“皇上病势危重，北魏虎视眈眈，惠王爷又深入险地，所以皇上将国事交给了摄政王。”

萧宝溶点头，挥手让他退下，却在锦帘放下时，无力般倚住厢壁，疲倦地合上了那双晶亮的眼睛。

我慌忙道：“三皇兄、三皇兄，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萧宝溶摇了摇头，闭眼好一会儿才振足了精神，冰雕雪琢般的面庞绽出一抹清浅的笑容，“三皇兄没事。”

他微凉的指尖划过我的面颊，小心翼翼得仿佛我也是冰雪琢就的，怕用力大了会化掉一般，轻轻道：“这几日，阿墨多陪陪三皇兄吧！”

这话听来很有几分不祥，仿佛下一刻便会生离死别，永不相见。难道萧彦打算一等我入京，就不顾身份、礼节，直接将我接走吗？可即便我真的嫁给了他，同在宁都，我要见萧宝溶也不难吧？

压着心底的疑惑，我笑道：“三皇兄，我自然一直陪着你，便是入了京，我不是还待在三皇兄身边吗？大皇兄到底健在，便是萧彦谋篡，也得有些顾忌，总不至于没成亲就逼着我怎样吧？”

萧宝溶微微一笑。

这晚的住处却是由百里骏安排的，乃是当地一家富商的别院。

我们的侍卫虽然还随行着，可一到别院，立刻被安排到了远远的偏院住着，我们身边跟随的人已经被换成了百里骏的亲兵。于是，我又有了落入敌手的惊恐不安，很不踏实地一直跟在萧宝溶身后，不敢离开半步。



心里未始不知，萧宝溶已和我一样身陷险境，无可奈何，可被他握在手中，对着他清浅的微笑，我总觉得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或许下一刻，转机就在他的微笑中到来。

吃完晚饭，我正缠在他身边不舍得回房睡觉时，那边又有人来报，说拓跋珽要见我。

一会儿要见萧宝溶，一会儿要见我，我想着午后那场闲气，很想说不见，忽然想起他临去时那寂然无华的眼波和一瘸一拐的腿，舌头打了个转，却说道：“哦……我瞧瞧去。”

拓跋珽同样被关在稍远的偏院中，大该因为他是我们抓来的缘故，他身边倒还都是惠王的人在看守。我走过去，韦开便忧心忡忡地趁机告诉我，他们这些惠王的贴身侍卫，连见惠王一面都会被盘问半天，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而拓跋珽这边，因为萧彦部下的征西军和北魏几度大战，百里骏的手下便对这位魏帝皇弟很有些成见，如果不是有韦开等人周旋，只怕会很吃些苦头。我有些后悔下午只顾着和他赌气，没细想过怎样安排他，如今却和我们一起落入萧彦了手中，只怕以后不容易照应。

我不安地走入安置拓跋珽的那间逼仄屋子时，他正靠着斑驳的墙垂头坐着，暗淡的烛光映着他的侧面，花瓣形状的眼睛、挺直的鼻梁、紧抿的双唇，美好秀致的轮廓一如当年初见。他的散发垂下，反射着烛光淡金色的光影，更将他的神情添了几分忧郁迷离。

待我走到近前，他抬起头来，眼睛亮了亮，很温雅的浮光掠过，微笑道：“我以为你不会来。”

他的脸上尚有被打过的淡红痕迹，唇边颜色极淡，气色很差，也不知背上和腿上的伤怎样了？

我默不作声地走到他跟前坐了，抱着膝，盯着灰暗潮湿的地面，等他开口。

拓跋珽尴尬地轻咳两声，被打过的地方更红了，连未伤到的地方也泛着绯红。

“阿墨，有些事，其实我一直想和你解释。”他似乎说得很艰难，说几个字便顿上一顿，然后才继续说着，“我知道你怨恨我，怪我为什么在你一心想让我帮你时却没有帮你。”

我笑了笑，“你有你的打算吧？人各有志，我已经看开了。”

拓跋珽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灼热而痛楚的目光一闪而过。他又顿了好一会儿，才吃力道：“皇兄对你志在必得，何况你早已是皇兄的人，我若强行出头，

皇兄未必拿我怎样，可必定会为难你，甚至……杀了你。你需明白，不帮你，也是保护你的一种方式。”

不帮我，是保护我的方式？听来是有几分道理。拓跋珽如果处处维护我，影响了他们兄弟情谊，拓跋珽说不准真的会弄死我。不能彻底得到，便彻底毁掉，还可保全他不可一世的帝王气概。

不过……我忍不住损了拓跋珽一句：“你知道拓跋珽可能会杀我，还再三要我回到他身边去？这是不是也是你保护我的方式？”

拓跋珽眼神闪烁，不敢看我，只低声道：“阿墨，如果你一心一意对皇兄，他不但不会杀你，还会好好地护你周全。”

我气结，狠狠盯着他，“我是怎样的心意，你难道不知？你倒是教教我，怎样对一个自己厌憎得恨不得睡觉都想砍两刀的恶棍一心一意？咦，我倒忘了，皇太弟殿下——一心一意对的人可不少，涵元殿的姬妾，没有三五十个，也有十个八个吧？殿下——一颗心剖成十个八个，一人送上一片，就是一心一意了，对不？”

拓跋珽狼狈地挪动了一下身体，连脖子都涨红了，局促地说道：“对不起……我当时以为……以为你是初晴。我在南齐时，听到了很多关于初晴的流言，恨得只想砍自己几刀……后来回到大魏，皇兄再赐我姬妾，我便收下了。”

他终于抬起眼与我相对，红着脸诚挚地说道：“你吃的苦头，我都在一旁看着，你要晓得，我心里不比你好受。除夕那晚，皇兄来见过我，我应允他尽快娶妃纳妾，不再和你有所牵扯，他也答应了真心待你好。我本以为我冷落你，你就会渐渐忘了我，接纳皇兄，从此过得好好的。”

除夕……我听说过他们兄弟那晚曾经交谈过，一直以为他用放弃我来确立了他的储君之位，原来，他们还曾有过这样的约定。

“算了。”我闷闷地说道，“我不想再提那些事，眼前的事就够我和三皇兄烦的了。”

都怪拓跋珽强行抓了我去，萧宝溶才会冒险离京，给了萧彦可乘之机，以至于落到如今不堪的局面，可我再不想因此迁怒于拓跋珽了。

拓跋珽沉默片刻，道：“你们目前的处境很棘手，即便萧宝溶降了萧彦，即便你嫁给萧彦，都不可能恢复往日的风光和自由。特别是萧宝溶，我想不通他为什么坚持回宁都？萧彦只是利用他的威望降服人心，一旦根基稳固，绝对不会留着这个大齐最有声望的皇弟，他最好的下场便是被幽禁终身。换作我，宁可鱼死网破，也不该这般束手就擒。”

我打了个寒噤，故作不屑道：“三皇兄一向聪明，他一定有他的打算，并且他的计划一定比你高妙，比你体恤人心。”

萧宝溶的确想得比他们深远多了。他的人脉极广，真要逃走另行起兵的话，未必会输给萧彦，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换作拓跋氏兄弟，必定金戈铁马当先，谁肯有这等胸怀天下的气度、风骨？

拓跋项摇头叹息：“先机已失，阿墨，你们是没有法子的了。”

我的手指将长裙揉出了大片的褶皱，却只淡淡地说道：“不管有没有法子，三皇兄为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都会陪着他继续走下去，有多远是多远。真的无处可去时，便死在一处，也不孤单。”

这一次，轮到拓跋项打了个寒噤，可能是想到了我听说萧宝溶出事后无望自尽的事。

他握住腕上冰冷的镣铐，忽道：“阿墨，放我走吧！我若得了自由，一旦你有事，或者萧宝溶走投无路了，我还可以设法帮你们一把。大魏的军队就在边境，兵强马壮，凭萧彦怎么厉害，也不得不顾忌几分。你们执意将我押回宁都，对即将换主的南齐毫无用处，反将我送到了我的杀父仇人手中，也让我皇兄对付萧彦时心怀顾虑，岂不是损人不利己？”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怒道：“你叫我来说了那么多好听的，就是为了让放你？我倒不知道，皇太弟殿下原来这么会花言巧语！”

他放下身段来柔声安抚我，口口声声说想要保护我，要我活得好好的、过得好好的，原来只是为了哄我放了他！可笑我吃了那么多次的亏居然还不醒悟，差点就相信了他的话。

我狠狠瞪向拓跋项时，他似乎也被伤到了，眼神却没有退缩，与我直直而视，明润的眸光浮上了一层薄冰样的寒气，他咬牙道：“阿墨，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我笑了起来，“阿项，你认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我们之间还有所谓的信任吗？”

那层薄冰便碎了、化了，融作氤氲的墨蓝水雾，怆然地泊于眸中。许久，他那苍白的唇角动了动，挤出了一个模糊得看不清的轻笑，吐字如秋夜落叶般萧索苍凉，“好吧！没有……没有就没有吧！当我什么也没说吧！你回去吧！这里脏，待久了怕萧彦的人也要疑心，对你不好。”

他说着，将头埋到自己的胳膊间，无力地耷拉下了手。

我起身欲走，又顿下身子，冷冷地说道：“即便我不想损人不利己也不成了，

现在驿馆中已全是萧彦的兵马，连我们兄妹都被盯得紧紧的，又怎能放得了你？”

“嗯！罢了，我明白了。你其实想救我，只是已经救不了了，对不对？”拓跋珽点着头，发丝垂落面颊，掩了半边脸，依稀只觉他笑得惨淡。

我想否认，想说明我也想利用他来威胁、刁难那个害惨我们的拓跋轲，可我张了张唇，到底没说出来。让他心里舒服些吧，也让我自己心里舒服些吧！

相爱一场的结果，竟是彼此相害，还不如当初不遇，那样恨起来就是将彼此抽筋剥皮，也不用纠结到神魂俱丧，疼痛到肝胆俱裂。

我刚走到门口，拓跋珽忽然又叫住了我，“阿墨，惠王真是你皇兄？”

“他当然是我皇兄。”这话问得奇怪，“你们拓跋氏，不就是因为我们是明帝的儿女，才对我们恨得入骨吗？”

拓跋珽嘴角弯了弯，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哎，我见了你看你的眼神就不舒坦，你们俩长得不像，他对你好得也不像兄长对妹子。”

“那像什么？”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哥哥对弟弟、妹妹好又有什么奇怪的？天底下有几个拓跋轲那样冷血的哥哥？我们是异母兄妹，我长得很像母亲，我俩自然就不太像了。

拓跋珽犹豫片刻，很轻地一笑，“没什么，你们……就是兄妹吧？我……多心了。”

听他没说萧宝溶的坏话，我这才放了心，也不再挑剔他的怪异话语，走出去将韦开叫来，吩咐他千万设法多加照应，方在百里骏派来的亲兵“保护”下回房休息。

休息一晚，第二日继续前行，不过午时便入了宁都。

就与我那次被吴后骗回来一样，我们没能入惠王府，刚刚入城，便有人持了不知真假的圣旨过来，令我们即刻进宫见驾。

萧宝溶并不细看，竟由着他们径直将车驾行至皇宫，在西宁门拦下所有侍从，由内侍将我们兄妹二人引上车舆，送入了宫中。

惴惴不安中，我们被引至了武英殿前。

萧宝溶与以往每次进宫一样，神态安闲地走到丹墀前，等我东张西望半天，再提起裙裾飞快地走到他跟前。

临进殿前，他又低声嘱咐：“阿墨，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安安静静的，不许吵闹哭泣，知道吗？”



还能遇到什么事？了不得，当真嫁给萧彦，把少女时青涩纯净的梦想彻底抛开，从此半个梦也不做。

瞧着萧宝溶清瘦颀长的身形、沉静疲倦的面庞，我嫣然而笑，“三皇兄放心，我再不会惹是生非，让三皇兄忧心、着急。”

萧宝溶便宽慰一笑，携住我的手，向内行去。

我悄悄地问：“我们去见大皇兄吗？”

萧宝溶脚下不停，轻轻叹息：“阿墨，不先见见如今南朝真正的主上，我们便见不到大皇兄了。”

可武英殿是齐帝平时燕居和召见心腹重臣的地方，除了大皇兄，整个大齐都不该再有人坐到武英殿的主位。

我的手里有冷腻的汗水冒出，把萧宝溶的手都沾得湿了，可萧宝溶始终指尖微凉、掌心温热，并无一丝汗意。

大殿之中，往日端坐或斜欹在榻上的永兴帝萧宝隽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气宇轩昂、眉目清隽的中年男子、原来的征西大将军、临海公、如今的摄政王萧彦。再隔两天，我们是不是都得改口称他为皇上？

萧宝溶上前，只以亲王之礼相见，眉目依然是一贯的清雅恬和，“摄政王，这许久在京中主持大局，辛苦了！”

“惠王太客气了，请坐吧！”

萧彦语气淡淡地和他说着，深邃的黑眸一转，落在我身上，已有温和的笑意盈出。见我也在以亲王之礼相见，他上前亲自来扶，道：“阿墨，吃了不少苦吧？清减了这许多！”

即便他真的当了皇帝，没成亲前，他也不能这般称呼我的小名吧？

悄悄望向萧宝溶时，他正略显黯然地望着我，给了我一个不可发作的暗示。再一次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我不忍也得忍了。不动声色地谢了摄政王的关心，我退后一步，站到了萧宝溶身后。

总算萧彦还没直接坐到龙椅上，而是在下面的案几前坐于上首，方和萧宝溶说话。

萧宝溶是身份原比他尊贵许多，此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在下首坐了。

萧彦可能早知萧宝溶要来，穿的是石青底子的行蟒团花大袖亲王服饰，腰束金玉大带，头戴卷云冠，加上他百战沙场的凛冽沉肃，居然颇有王者气概。

反观萧宝溶，他的气度虽是绝佳，一路风尘被匆匆带入宫来，轻袍缓带的

不羁装束，逸出江南名士的出尘风骨，清雅有余而威霸不足，倒似被请入宫的客人。

我虽是愤懑，到底不敢吱声惹事，沉默地在萧宝溶的身侧站着。

萧彦冷肃的眸光从我身上掠过，瞬时温软下来，笑着指着萧宝溶身旁的座位，说道：“阿墨，累了许多日子，别站着，快坐吧！”

我顺从地坐了，目光瞥向萧宝溶，见他正神色恬淡地将纤长的手指划过白瓷青花的茶盏，沉静地坐着，缓缓地将目光扫过殿中的几名宫人，自然物是人非，早不是我们熟识的人。

虽说与永兴帝的感情远不能与萧宝溶相提并论，而此时我也不由得为我那重病的大皇兄捏了把冷汗。

萧彦这个老狐狸也沉得住气，一边笑盈盈地打量着我，一边悠闲地品着茶，许久才道：“这次阿墨能平安回来，多亏了惠王一片爱妹之心啊！”

萧宝溶轻轻一笑，淡淡道：“摄政王是在笑话本王的妇人之仁吧？”

萧彦笑了起来，“惠王错了！本王很欣赏你的妇人之仁！”

正因为萧宝溶的妇人之仁，才给了他夺权之机，他这句“欣赏”，大概也是发自内心，可惜从他口中说出，便是平平淡淡，也带了锋锐的讥损之意。

萧宝溶尊贵惯了，此时被他一损，如玉的面庞上便泛出了清冷的淡绯色。

他端起茶盏轻抿了一口，神色才略略恢复，转头问萧彦，“本王走后，朝中大事都由摄政王处理，敢问摄政王，如今摄政王效忠的圣驾何在？”

萧彦面不改色，淡淡笑道：“惠王是个聪明人，既然回到京中，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不用我教吧？”

他竟完全无视了萧宝溶的质问，赤裸裸地表明自己的野心，让人为之气结。

萧宝溶脸上的淡绯色已完全退去，浮着一层清寂的苍凉雪白，如同大雪天冷清暗淡的天空。我正为他担忧时，他已低沉地开了口，“请摄政王保全齐皇室宗祠、保全齐帝性命，不要累及我几位兄弟和其他皇室子弟。”

“没问题。”萧彦答应得很快，“为了让惠王安心，我已特地令人将惠王妃和惠王的三个儿女接到宫中来，确保他们安全无虞。至于其他人……实话说，只要惠王回来，我还未放在眼里。”

我的背脊上有嗖嗖的寒意掠过。

他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京中齐皇室众子弟，他并没有放在眼里。惠王萧宝溶若是流落在外，他顾虑这些人可能和惠王联手反击，说不准会斩草除根，

解决后患，可如果惠王降了，这些人再无指望，只能随着惠王屈服，因此，萧彦只需控制惠王一人便可以了。

惠王妃和惠王的儿女已成为萧彦的人质，如果我没料错，即便萧宝溶降顺了萧彦，萧彦可能也不会轻易放他们和萧宝溶团聚。

我能想到的，萧宝溶当然也能想得到，但他只是默默转着茶盏，一言不发。

萧彦继续道：“齐帝现在居于上阳宫养病，惠王兄弟情深，不如今后也搬过去吧，也好有个照应，对不对？阿墨是个女儿家，不方便一起跟过去，就还住回蕙风宫去。横竖隔得也不远，想见你们时，走上几步也便到了。惠王，你认为呢？”

萧宝溶嘴角一挑，淡淡回答：“成王败寇，本王无话可说。”

萧彦笑道：“怎能无话可说呢？该你说的话，还是要说的。惠王萧宝溶，才华绝世，风骨无双，本王要借重的地方还多呢！”

萧宝溶苦笑道：“哦！本王既已回京，自然听凭摄政王处置，本王……听命便是。”

“三皇兄！”我已忍不住叫出声来。



即便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可眼见萧宝溶一身苍凉如雪，说出了听命于人，甚至由着自己原来的臣子处置的话语，我还是禁不住地满心酸涩、惶恐。

萧宝溶不该经受这些！即便我受尽屈辱，我这才华横溢、比雪地青梅还要清雅几分的皇兄也不该经受这些，他的风韵气度、尊荣标格，生来就该是受人景仰、敬服的。

他有着人人钦羡的出身和才学，是江南文人心中神祇般的榜样，代表着宁折不屈的江南名士风骨，一旦背弃生他养他给他无上尊贵的齐朝，降了萧彦这个武夫，便意味着南朝长久以来最引以为傲的信仰一夕崩塌，萧宝溶多少年来树立的清贵、端雅形象轰然倒塌，从此名誉扫地，千夫所指。

萧彦微讶地盯着我，柔声道：“阿墨，男人间的事与你无干，你只管放心做你的文墨公主，本王担保，你会和原来一样富贵尊荣、无忧无虑。”

富贵尊荣？无忧无虑？当后者早已失去时，前者于我又有何意义？何况，他在担保我会继续拥有这一切时，分明在传递着清晰的言外之意：所有本该属于惠王萧宝溶的将彻底失去——名誉、地位，甚至自由。那么，萧宝溶还剩下什么？

我伸手牵了萧宝溶的袖子，高声向萧彦说道：“我不要富贵尊荣，我要和三皇兄在一起！”

不顾两人都向我皱眉凝望，我紧揪着萧宝溶柔软的薄缎衣料，强调地说道：“我要和三皇兄住一起！我要和三皇兄一起到上阳宫去！”

“胡闹！摄政王已经说话了，不许违抗！”萧宝溶低声叱责我，那透亮得